

· 学术探讨 ·

张仲景应用桃仁经验撷菁

景鸣^{1,2}, 李成文^{3*}, 张喜莲^{1,2*}

1.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300193; 2. 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天津 300193;
3. 云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目的: 探讨张仲景论桃仁功效、应用及用药特色。方法: 基于张仲景论述桃仁的十三条条文及《伤寒杂病论》中含有桃仁的九首方剂(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下瘀血汤、鳖甲煎丸、桂枝茯苓丸、大黄廔虫丸、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 归纳总结桃仁功效与应用。结果与结论: 桃仁能肃肺通腑、入血达瘀、缓攻破瘀、通脉活络以治肠痈、蓄血、筋骨损伤等内科急危重症, 能逐瘀调经、消癥止血以治产后腹痛、产后恶露不尽、月经不利、闭经、妇女癥瘕等妇科疾患, 能调和气血、养血补虚以治癥瘕、虚劳干血等疑难杂病。内科急危重症大剂猛攻, 妇科疾患和疑难杂病小剂缓通, 汤丸并举, 长期治疗。另外活血通瘀剂量宜大, 多煎汤酒服; 润燥行滞剂量稍小, 多炼蜜为丸服。

关键词 张仲景; 伤寒论; 金匱要略; 中药; 桃仁; 经方; 功效; 临床运用

中图分类号: R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92(2026)02-0001-05

DOI: 10.19664/j.cnki.1002-2392.260024

医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 伤横夭之莫救, 乃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 并《平脉辨证》, 为《伤寒杂病论》, 合十六卷, 虽未能尽愈诸病, 庶可以见病知源, 若能寻余所集, 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序中并未提及《神农本草经》, 仲景的中药学知识至今仍困惑诸多伤寒学者。因此, 本文基于张仲景论述桃仁的十三条条文及《伤寒杂病论》中含有桃仁的九首方剂(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下瘀血汤、鳖甲煎丸、桂枝茯苓丸、大黄廔虫丸、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 探讨仲景应用桃仁治疗肠痈、蓄血、筋骨损伤、癥瘕、虚劳干血、产后腹痛、产后恶露不尽、月经不利、闭经、妇女癥瘕等疾患的经验, 总结桃仁功效主治及配伍规律, 以期为临床应用桃仁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1 内科急危重症

1.1 肃肺通腑

大黄牡丹汤为仲景治肠痈腹痛、热结便秘而设, 由大黄四两、芒硝三合、桃仁五十个、牡丹皮一两、瓜子仁半升组成。此病因湿热郁蒸, 肉腐成脓, 壅滞肠腑, 而见右下腹疼痛拒按、不大便; 又因肺与大肠相表里, 皮毛为肺所主, 肠内邪热向外熏蒸, 故有时发热、汗出的表现, 属现代急腹症范畴, 病重势危, 急当泻热逐瘀, 通腑排脓, 以“通”为要。方中重用大黄60 g^[1], 苦寒沉降, 迅利峻猛, 荡涤肠胃, 攻下逐瘀; 配伍芒硝48 g^[1], 咸寒滑利, 以软坚散结, 泻热导邪; 配伍桃仁15 g^[1], 以润肠通里, 活血破瘀, 三药共通大肠壅滞, 引瘀热痈脓从大便而出, 肠道通则不痛。正如《高注金匱要略》所言“统以苦寒沉雄之大黄……是以芒硝、桃仁, 建左攻右取之勋。”桃仁合等量牡丹皮活血化瘀, 凉血清热。另有《本草乘雅半偈》云: “桃, 肺果, 精专尤在仁, 故司肺气。”后世言桃仁可肃降肺气, 止咳平喘, 而肺与大肠相表里, 故桃仁亦能通降大肠之气。《金匱指归》云: “外固阳气于内, 内除痈滞之脓, 阴液壅滞腹里, 非生气不能流通。物之生气, 皆在于仁, 桃仁味苦微甘, 合冬瓜仁, 味淡, 能入壅滞之处, 和之, 泄之。”故桃仁合瓜子仁入肺与大肠, 清肺润肠, 透脓排毒, 肺热清则发热自汗可止。

收稿日期: 2024-10-16 修回日期: 2025-08-24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项目: 张仲景医药文化的传承保护与特色应用推广(GZY-KJS-2022-043-1)

作者简介: 景鸣(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经方应用。

* 通信作者: 李成文(1960-), 男, 硕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医古籍文献挖掘与利用。

张喜莲(1972-),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脑病及经方临床运用。

1.2 入血达瘀

桃核承气汤是治膀胱蓄血少腹急结精神如狂之主方,其病机在于邪热陷里,瘀热初结。此病尚有下通之机,但若瘀不去,则血不得行,少腹急结不止;瘀不去,则热不得泄,其人如狂不已,故治疗重在活血下瘀,热随瘀去,血行热解。血分壅塞太甚,非桃仁不能行,大黄用量虽大却未能入血破结,攻其主因。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云“大黄味苦、气香、性凉,原能开气破血,为攻下之品,然无专入血分之药以引之,则其破血之力仍不专,方中用桃仁者,取其能引大黄之力专入血分以破血也。”因此,桃核承气汤虽与大黄牡丹汤用同量桃仁、大黄,但前者以瘀血为病源,其治在血,故以桃仁为君冠方名;后者以热痢为主因,其治在肠,故以大黄为首统诸药。方中桃仁除引大黄入血以破血外,还率他药直达瘀所,直捣病源,从而改善蓄血引发的症状。其一,桃仁率大黄、芒硝破下焦瘀血,荡热去实。其二,《注解伤寒论》云:“少腹急结,缓以桃仁之甘”,故桃仁率甘缓和中之甘草达瘀血所在,缓急止痛。其三,桃仁率辛散温通之桂枝入血利血,温通血脉,消瘀行滞。桃仁引药直达血所,瘀血得去,病源得解,又承接胃肠下降之气,下焦和顺则上犯之邪热归于下焦,上焦清阳无所动扰,因此少腹急结得缓,如狂得止。

1.3 缓攻破瘀

抵当汤与抵当丸是治膀胱瘀热深痼之主方,较桃核承气汤下焦瘀热更甚,病情更加危重,甚见发狂或喜忘。《退思集类方歌注》云:“蓄血久积,真气运行不入,故草木不能独治其邪,必以灵动嗜血之虫,为之向导,飞者走阳络,潜者走阴络,引领桃仁攻血,大黄下热,破无情之血结,诚有奇功,勿惧乎药之险也。”因此,抵当汤中以更为峻烈的虫类药物为主药,选用虻虫、水蛭各三十个,前者破血利窍,后者逐瘀行水,二者直入血络,灵动走窜,又有迅猛之大黄攻瘀泻实,增强桃仁破瘀通滞之力。而二十个桃仁,于峻药之中又为缓剂,牵制诸药,破瘀不伤。四药合用一鼓作气,直下瘀热。

仲景以抵当汤为基础,炼蜜为丸,另成抵当丸。症见少腹满而小便利,其下焦蓄血坚结,非轻缓之药所能及,却神志昏乱不至太甚,恐峻猛之药其力太过。因此,为突出桃仁攻而不烈的特点,用量至二十五个,增强通瘀之功,水蛭、虻虫减至二十个,减轻猛攻窜动之力,大黄仍为三两,如此药虽峻烈,不失攻坚破瘀之效,力却缓和,不伤正气。另外,一剂分四丸,以水煮一丸服用,又较汤剂用量减少,以防过剂伤正。

1.4 通脉活络

现行《金匮要略》教材中引载治马坠及一切筋骨

损方^[2],虽疑非仲景亲作^[3],但方中大量桃仁的应用体现了仲景应用桃仁通脉活络的思想。此方由一两大黄、一握三寸败蒲、四十九枚桃仁、如中指节的甘草,及如手大的绯帛、如鸡子大的乱发、一尺久用炊单布烧灰共同组成,另以童子便煎汤加酒温服,用于筋骨损伤的急救。方中桃仁用量较大,引领诸药通脉开痹,活络宣瘀,同大黄急开瘀结,同败蒲、绯帛、乱发、炊单布、童子便行瘀消败,愈伤疗疮,退肿除陈,同甘草补虚祛滞,共达通瘀止痛之功。

2 妇科疾病

2.1 逐瘀调经

下瘀血汤主治瘀血内阻导致的产妇腹痛、恶露不尽或妇人经水不利。瘀血阻滞冲任,经血通道不通则腹痛,不畅故经水不利。《金匮要略集注》云:“夫瘀血去而经始通,经气通而瘀始去,此通经去瘀之剂,故又主经水之不通也。”故用大黄二两,迅猛急速,通幽开积,下瘀破结。桃仁二十个,一则活血开瘀,通经止痛;二则润燥缓中,祛瘀生新;三则引诸药入血下行;四则通便下血,予瘀血外达之机。《金匱发微》云:“产后血去既多,不同经闭之证,故不用吮血之虫类,恐兼伤及新血也;虻虫生于尘秽之中,善于攻窜,而又不伤新血,故于产后为宜。”故用虻虫二十个,走窜剔瘀,入络运滞,合桃仁推瘀生新,通络止痛,使干结之瘀血循经而下,而不伤血损正。如此瘀血去,经气通,则腹痛自止。瘀血阻塞胞宫,新血不得归经,血不循常道,又可见恶露不尽,此时亦用此方,合《内经》“通因通用”的原则,以破血之法治下血之病。

仲景治疗瘀阻血络致月经不利,非唯下瘀血汤,另有抵当汤一方。两方均以苦滑之桃仁引大黄活血祛瘀,通脉调经;配虻虫或水蛭入曲径蔽处,窜络通瘀。同时,肝藏血,桃仁亦可疏肝和血,通经祛瘀,使瘀血去而新血生,经血复归脉道而下。

2.2 消癥止血

桂枝茯苓丸所治妇人癥病,包括今之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卵巢癌等^[4]。瘀血阻滞胞宫,气机不畅,日久胶结形成癥瘕阻滞脉道,血不归经而见血漏不止。若长期下血则胎元失于濡养,母体亦有损害,因此为使血止胎安,急当消癥下瘀。方中桂枝温运营血,促进血行,同时升举阳气,止下漏之血。芍药敛阴和营,《神农本草经》载其有“除血痹,破坚结寒热,疝瘕”之效。《金匱悬解》云:“癥因土湿木郁而结”,肝为藏血之脏,故以桂枝、芍药疏木清风。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且血不利则为水,故以茯苓扶脾培土,泻水利湿。方中直入血中消癥除瘕者,唯桃仁一味。但除癥非一日可达,治胎

亦不可妄行。桃仁润泽柔和,动血下瘀却不损新血胎元,除癥消瘕而力求徐徐图之。桃仁又合桂枝通经气,助血脉;合牡丹皮去恶血,清血热;合茯苓俱下行,引邪出。桃仁与芍药配伍相使相反,相使者,乃二者共破坚结,又都味甘入肝,可缓肝养血;相反者,乃二者一散一收,使破瘀不伤血,敛阴不留瘀。方中五药等分,以祛邪为轻、安胎为要,恶血破、癥瘕消则血自流通归于脉道,新血重新聚于胞宫滋养胎元。该方现代还用于治疗乳腺增生^[5]、前列腺增生^[6]、甲状腺结节^[7]、肺结节^[8]等。

3 疑难杂病

3.1 调和气血

鳖甲煎丸主治疟疾迁延不愈,气血亏损,血瘀气滞,湿阻痰凝,久居胁下,坚结成块所形成的疟母,现多用于治疗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癌等^[9]。全方药味虽多,却布阵严明,谨守行气、破血、利湿、消痰、散结、导滞、补虚、治疟之法,分列诸药,以桃仁斡旋其中。《金匱要略广注》云:“肝藏血,凡瘕癖癥瘕,皆肝经血液凝结之病。”方中重用独入肝经之鳖甲为君,伐肝积,散瘕癖,疗久疟,泄厥阴,合煅灶下灰浸清酒以增强破血软坚之功;蜣螂、鼠妇、廔虫、蜂房灵动破血,行气攻结;赤硝清热软坚,化癖消癥。《神农本草经》记载桃仁“主瘕邪”“杀小虫”。《本草崇原》释:“桃色先青后紫,其味甘酸,禀木气也,其仁亦主疏肝,主治瘀血血闭,疏肝气也。癥瘕邪气乃血与寒汁沫,留聚于肠胃之外,凝结而为癥,肝气和平,则癥瘕邪气自散矣。杀小虫者,厥阴风胜则生虫,肝气疏通而虫自杀矣。”故桃仁疏肝理气,攻瘀和血,除癥消瘕,助君药破瘀消积。柴胡、黄芩、半夏、干姜、人参遵小柴胡汤之理直清少阳;桂枝、芍药循桂枝汤之法发表和营;大黄、厚朴秉承气之意,与桃仁导滞走阳明,如此三阳无所不至,结邪积滞无处可存。桃仁、牡丹皮、凌霄花入阴走血,凉血清热,行滞祛瘀;黄芩和阴退热,阴分郁留得以清解。肺为水之上源,射干清肺消痰,葶苈子泻肺行水,桃仁肃肺降气,通上焦水道;半夏燥湿化痰,降中焦阳明;石韦利尿通淋,瞿麦利水渗湿,破血通经,利下焦小便,如此上宣中通下泄,痰湿涤散。《高注金匱要略》云:“何谓攻去癥瘕,合前后凡两路乎?除桃仁动血破血,为两路公药外”。故桃仁并走前后二阴,下血利窍,而男子无前阴血路,则瘀从大便去。《金匱要略正义》言:“病本血分,血主濡之,祛瘀则血自耗,阿胶、桃仁所以濡之而养之也。”人参益气扶正,共同滋养鼓舞正气新血,使邪气无力羁留。此外,后世《本草纲目》《本草便读》

等认为桃仁可治“肝疟”,由此疟邪得除。方中桃仁攻中寓补,缓中有散,重在气血同调,实为妙药。

3.2 养血补虚

仲景为治疗虚劳干血,创专制方大黄廔虫丸,方用地黄十两(约合150 g)、干漆一两(约合15 g)、黄芩二两(约合30 g)、芍药四两(约合60 g)、甘草三两(约合45 g)、桃仁一升(约合126 g)、虻虫一升(约合24 g)、蛭螬一升(约合110 g)、廔虫半升(约合15 g)^[10]、大黄十分(约合37.5 g)^[11]、水蛭百枚(约合150 g)^[12]、苦杏仁一升(约合120 g)^[2],现可将其用于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血管病^[12]、慢性肾衰竭^[13]、难治性高血压^[14]及各种肝脏疾病^[15]。此病因五劳七伤等致正气亏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气血凝滞郁积,日久化热伤津,损耗阴血,血液干涸凝结形成干血,进一步阻碍气血生成运行,因虚致实,因实愈虚,形成恶性循环。正气虚损,脾胃无力运化水谷精微,出现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干血阻滞,则新血不得周流濡润周身肌肤官窍,出现肌肤甲错、两目黯黑。喻昌《医门法律》云:“血为瘀积,瘀积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与日俱积,其人尚有生理乎?”因此,急当行其干血,补其虚劳,攻补兼施,否则必定阴尽血枯,全无生机。仲景组方严明,将诸药分列两阵。“留者攻之”,取干漆、桃仁、虻虫、水蛭、蛭螬、廔虫、大黄破血行瘀,其中桃仁、水蛭、蛭螬用量极大,攻逐干血实邪,从而恢复气血生化流通,达到瘀去新生的目的;大黄、黄芩通瘀热,泄伏火;苦杏仁入气分兼通血脉,桃仁入血分兼行经气,二者气血同调,利肺降气,肺气利则皮腠开、营卫行。《本草思辨录》言桃仁还可“疏肌腠之瘀”。“燥者濡之”,地黄补血滋阴;芍药敛阴和营;甘草、蜂蜜缓中生气。《本草新编》谓桃仁“苦以破滞血,甘以生新血。”桃仁直入血中,和血养血,去滞生新,缓和攻伐之力。又《金匱方歌括》言方中“以黄芩清肺卫,杏仁润心营,桃仁补肝虚,生地滋肾燥”“芍药、甘草扶脾胃,解药毒”,共补五脏之虚。桃仁联系攻补两阵,破瘀以求扶正,培补更兼活血,最终使瘀去血行,新生血和。

4 用药方法

4.1 炮制

《伤寒杂病论》中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桂枝茯苓丸均记载桃仁需“去皮尖”,其余则并未点明。《本草备要》指出桃仁“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去皮、尖炒用。”《本草便读》云:“欲散连皮尖。欲降去皮尖。”由此可见,桃仁若连皮尖、生用,行血散瘀之力更显;若去皮尖、炒用,润燥通腑之力更胜。桃核承气汤为蓄血初期瘀结轻浅,抵当汤及抵当丸所治蓄血虽已

深重,却有虫类药助桃仁攻瘀,故强调去皮尖以达到就近祛邪外出的目的;桂枝茯苓丸所治癥病坚结深痼,却尚有胎元须顾,故去皮尖以缓和攻坚破结之力。而大黄牡丹汤、下瘀血汤以桃仁引药入血破瘀,大剂大黄代其泻下;鳖甲煎丸中突出桃仁散结除癥之功;大黄廋虫丸所治干血,瘀血得祛新血才可复生,故侧重发挥桃仁开血闭,祛瘀结的作用,因此以上方剂并未突出需去皮尖。

4.2 用量

据考证,桃仁五十个等同于现代剂量的 15 g^[2]。当桃仁剂量较大时,如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中均用 15 g,桃仁在方中是破瘀药之首,领诸药入血分以攻瘀散结;当剂量较小时,如抵当汤中用 6 g,抵当丸中用 7.5 g,桃仁活血祛瘀、贯通脉络之势强而不峻,更多发挥了通滞缓急、和血生新之效。

4.3 剂型

仲景用桃仁分汤、丸两种剂型。汤剂涉及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皆是治疗危急重症之良方,故用汤剂以求速效。丸剂所治疾病多是瘀结日久,甚已正气耗损。这些疾病不可不攻,又不可峻攻,通瘀祛邪不可操之过急,以防邪气留藏或使正气更虚。因此,炼蜜为丸使药物缓达病所,药力持久,以达峻剂缓攻的目的。《伤寒指归》言:“丸,圆转也,取丸药圆转下行,运其血瘀,使阳气内藏,温通半里,回还半表。”同时蜂蜜更增桃仁缓急止痛,补虚和中之效。

4.4 服法

应用桃仁诸剂皆强调小剂始服,起效即止,不效增量。仲景发挥桃仁润肠通下的作用,将谷道作为引瘀外出的出路之一,体现了其因势利导的重要思想。因此,服药后的大便情况是药物是否起效的重要指征。如大黄牡丹汤服后有脓者下脓,无脓者下血;桃核承气汤服后出现微利;抵当汤、抵当丸服后见下血者为奏效,不下者当更服;下瘀血汤服后见“新血下如豚肝”;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用后所见“利及浴水赤”,也是瘀血外出的表现。方药的服用方式也极其细致考究,如大黄牡丹汤、下瘀血汤顿服,以集中药力速去病邪;桃核承气汤、鳖甲煎丸、大黄廋虫丸日三服,以使力缓效长,缓攻徐图;桂枝茯苓丸食前服一丸,以防伤正损胎,无效再加至三丸。此外,大黄廋虫丸、下瘀血汤用酒送服,以助运药力,活血通脉。

5 结语

综上所述,张仲景用桃仁治病广泛,且主治在血却不专破瘀血,而是重在理血,发挥桃仁强攻而不峻,清补而不滞,攻补于一体而以攻为主的特性。其中运用

桃仁肃肺通腑、入血达瘀、缓攻破瘀,多配伍大黄,共同推陈荡积,破瘀逐邪,主要应用于肠痈、新旧蓄血等急危重症;运用其通脉活络,配伍活血药用于外伤急救;运用其调和气血,以沟通攻伐、补虚、消痰、散结等诸药,故应用于癥瘕;运用其养血补虚,配伍补血药生血和血、补而不滞,应用于干血病;运用其逐瘀调经,使瘀祛新生,血室得以有新血渗灌,用于治疗多种妇科疾病。此外,仲景基于“通因通用”的治则,亦将桃仁运用于出血类疾病。张仲景还巧妙调整桃仁用量、剂型、服法,使轻重缓急各得其宜。其中急危重症,猛药大剂;疑难杂症,癥瘕积聚,病程较长,丸剂缓图。桃仁一直在临床中被广泛使用,总结张仲景应用桃仁的经验对于实际临床应用、开阔临床思维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运用桃仁治疗各种肿块类疾病,如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肺结节等,值得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李宇航.《伤寒论》方药剂量与配伍比例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64,66,114,197.
- [2] 林昌松,贾春华.金匮要略讲义(第4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66,114,230-231.
- [3] 赵怀舟,王小芸,梁永宣.对《金匮要略·杂疗方》篇章结构的新审视[C]//中国庆阳2011岐黄文化暨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学术论文集.庆阳: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庆阳市岐黄文化研究会,2011:279-287.
- [4] 张海燕.桂枝茯苓丸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甘肃医药,2022,41(2):105-106,112.
- [5] 李钢,朱名宸.桂枝茯苓丸治疗妇科病研究进展[J].湖北中医杂志,2024,46(2):57-62.
- [6] 刘丹,汤轶波,白雪,等.国医大师王琦院士临床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组方挖掘及用药思路探究[J].天津中医药,2021,38(9):1108-1115.
- [7] 吴静君,邓力.黄仰模辨治结节性甲状腺肿思路探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1(5):1323-1328.
- [8] 秦天,吴文玉,蓝婉宁,等.基于“四位一体”理论分析桂枝茯苓丸治疗肺结节机制[J].陕西中医,2024,45(4):520-522.
- [9] 黄晶晶,钟瑞熙,朱荣火,等.《金匮要略》鳖甲煎丸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24(4):15-19.
- [10] 徐凤凯,吴汇天,曹灵勇.《伤寒杂病论》特殊计量药物换算考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9):4159-4162.
- [11] 柯雪帆,赵章忠,张玉萍,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17(12):36-38.
- [12] 王继承.大黄廋虫丸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血管病的疗效观察[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1,10(15):1216-1217.
- [13] 熊有明,蒋背乐,邓晓蔚,等.肾衰注射液联合大黄廋虫丸治疗慢性肾衰竭(CKD3-4期)的临床观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7,38(4):41-42.
- [14] 杨爱枫.大黄廋虫丸治疗难治性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电子杂志,2019,7(27):154.
- [15] 黄露,刘旭东,李品桦,等.大黄廋虫丸在肝脏疾病中的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21,29(5):364-369.

Zhang Zhongjing's Experience in Applying Semen Persicae

JING Ming^{1,2}, LI Chengwen³, ZHANG Xilian^{1,2}

1.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2.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ianjin 300193, China;*

3.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Zhang Zhongji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acy and indications of Semen Persicae (Taoren) and his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Based on the 13 clauses where Zhang Zhongjing applied Semen Persicae and the nine formulas containing Semen Persicae i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and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Dahuang Mudan Tang (Rhubarb and Moutan Decoction), Taobe Chengqi Tang (Peach Kernel Purgative Decoction), Didang Tang (Resistance Decoction), Didang Wan (Resistance Pill), Xiayuxue Tang (Stasis – Expelling Decoction), Biejiajian Wan (Turtle Shell Decoction Pill), Guizhi Fuling Wan (Cinnamon and Poria Pill), Dahuang Zhechong Wan (Rhubarb and Ground Beetle Pill), treatment of horse falls, and all formulas for treating tendon and bone injuries—the efficacy and indications of Semen Persicae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Semen Persicae can purify the lung and unblock the fu organs, enter the blood and remove stasis, gradually attack and break stasis, and unblock the vessels and activate collaterals to treat acute critical conditions such as intestinal abscess, blood stasis, and tendon and bone injuries. It can regulate qi and blood, nourish blood and supplement deficiency to treat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such as abdominal masses and consumptive blood dryness. It can also expel stasis and regulate menstruation, eliminate masses and stop bleeding to treat gynecological disorders such as postpartum abdominal pain, persistent lochia, unfavorable menstruation, amenorrhea, and female abdominal masses. For acute critical conditions, large doses and aggressive attacking methods are used; for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and chronic conditions, small doses and gradual unblocking methods are applied. Both decoctions and pills are used for long – term treatment. For activating blood and removing stasis, the dosage should be large, mostly decocted and taken with wine; for moistening dryness and moving stagnation, the dosage is slightly smaller, mostly prepared into honeyed pills.

Key words Zhang Zhongjing;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emen Persicae (Taoren); Classical formulas; Efficacy; Clinical application